

醫 · 學 · 之 · 外

之一 · 訪羅大佑
之二 · 訪慧明法師

策劃 · 北青社

執行 · 溫月玲
鍾蕙如

孫瑞鴻

許明暉

王仁水

溫月玲

執筆 · 溫月玲
許明暉

許明暉



前言

從顯微鏡到解剖刀，從跑格子到穿梭手術房。比起其他科系的學生，醫學院的畢業生總算苦盡甘來。因為，近接他的是一份忙碌而充實的工作，一種無憂生計且人人羨慕的生活。

然而，對於少數醫學院學生而言，畢業卻是揮手道別醫學生涯的開始。

為了使大家對他們的經歷，不再只停留於好奇與猜疑。我們採訪了兩位活躍於其他行業的學長。希望藉著「醫學之外」這個專欄，能提供同學們面對生活疑難及選擇終身職志時的參考。

訪羅大佑



換別的音樂，我有過敏。」這話使我們想到，以一個甫出校門數年的醫學系高材生，卻能在音樂的領域大放異采，獨創風格，這段音樂路途的摸索、努力，絕非與之所至，而家庭背景更是因素之一；「我的父母對音樂都很有興趣，從小，就讓我學鋼琴，大一點時，試著彈吉他，一開始，什麼都彈，最重要的是彈自己想彈的東西。高二時，開始作詞，畢業那年考上中國醫學院醫學系，我不想唸，高四時和幾個朋友組成一個合唱團，算是比較實際的表演。最早發表的作品，是大四時作的「閃亮的日子」。」

醫學課程的繁重並沒有窒息羅大佑的音樂創作，然而，兩者之間，或多或少的得失仍是難免的；「學校的功課，很多只是應付過關，除了一些自己比較喜歡的科目，如精神科，才花費較多時間。此外，大學時多半是獨來獨往，獨處給了我足夠的時間跟自己「整理」。」

醫學與音樂的抉擇

踩著一地的雨泥，裹著周身的風寒，這並不是一個可愛的夜晚。找到了品茗畫廊，當我們要求服務生播放羅大佑先生的歌曲，透露他即將來時；她們輕輕的驚歎，興奮的竊語，竟令人錯覺雨停了。眼前一亮，一個高大的黑影，一張斯文而帶有幾分叛逆的笑臉向我們招呼著！

摸索的歷程

剛坐定，羅大佑首先開口：「你們怎麼聽這個？拜託

為了即將推出的第二張專輯唱片，羅大佑辭掉了醫院的工作，這種對醫學的叛逆，對羅大佑而言，是熟悉而難以習慣的，「我想，你們應該了解醫生家庭的保守觀念，我的父母雖然比較開明，反對也只是程度的高低，當他們發現我有脫離醫學的企圖，就變得很擔心。畢竟，醫生是

一種生活有保障的行業。目前，只要與家裏保持密切的關係，對於醫學，還不至於太生疏。」

現代音樂潮流不斷改變，使得作曲家的音樂壽命非常短暫。對於音樂，羅大佑表示，能做多少，就做多少。這是否意謂著走一步算一步呢？「這或許牽涉宿命論。有一次，有個朋友約我去算命，算命先生先在紙上畫兩條線，接著叫我伸出左手，有二條線，代表我這一生中會有兩種不同的職業。我只當作是掙扎之餘的一種參考。畢竟，走一步算一步並不是很負責的態度。我寧願相信自己的努力，並且相信，時間會換取很多的代價。」

對自己職業的選擇如此，對於同樣有著「魚與熊掌難以兼得」的醫學院的學弟、學妹，羅大佑並不敢太鼓勵捨棄醫學本行：「對自己的興趣要看得遠些，掌握的層面要廣。譬如，當年民歌盛行時，許多人投入專業，卻無法隨著潮流風向的改變跟進，就變得很危險。這永遠是一種掙扎，因為，你永遠不曉得自己能走多遠。」

峯頂的攀登

從最先詩與民歌結合的創作，如「鄉愁四韻」「錯誤」到近期作品多半詞、曲、配樂自己來的一氣呵成，羅大佑不斷的打破更高階段的瓶頸，提昇作品的水準，「所謂的作曲就是音符的組合，每個人都有作曲的本領，但是，如何從最早的練習曲，只求得自我傷感，自我滿足，到接觸專業知識，摒棄太屬於自己的東西，而能讓大多數的人接受，與群眾結合，我想這是最初也是最難打破的瓶頸。」

「我想，我的作品比較特別的一點，就是隨個人的成長慢慢演變。每一個階段的作品，我希望能做為成長的交待。」

從最早的作品「閃亮的日子」中的「你輕輕的唱，我慢慢的和」到以後的「子子孫孫永享用，世世代代傳香火」，羅大佑作詞的遣字愈見豐富、紮實及不落痕跡的表現使命感。從原始的只有吉他伴奏到融合各種樂器、變奏，其作曲及編曲中表現的音樂性，更令人有重生的驚喜。」

有太多人宛如曇花一現，別人對你的作品要求，不但要風格變化，而且是進步的。不僅僅天賦要夠，後天努力更重要。因為，歌曲創作絕非水到渠成。」

風格的建立，除了習性、喜好的自然流露，有多少是刻意創新的呢？羅大佑熟練的回答：「這問題，至少被問過三十遍。我對刻意下的定義是儘量不做別人已做的事，那就沒什麼意義了！」

對自己新作不斷成長的自我要求，羅大佑強調：「知識是很重要的，對任何事先要有理性的了解，才有感性的表達。但是，最重要的還是儘量體驗生命，了解人性。」

「：總是要等到睡覺前，才知道功課祇作了一點點。總是要等到考試以後，才知道該唸的書都沒有唸。：」這首「童年」不僅是羅大佑自己的回憶，相信，沈浸在旋律中，你也捕捉到兒時的歡笑。「我想，每一個人的童年都是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。人長大了，會失去很多，當往前走變得很難時，自然選擇了回首從前。」

將自己的故事融入作品，可免去虛浮、生硬的做作，處理未曾親身經驗的事物，如何使其寫實感人呢？「寫幻想曲，譬如「鹿港小鎮」，描寫中南部的鄉下到台北闖天下，卻感到失落的情懷。有人批評我不是鹿港人，以「都市人」的身分揣摩鄉下人的感傷可能有些缺失，不過，我並不引以為憾，因為，我不可能是每一個人。而社會上，各個階層未必都能藉著音樂傳達他們的意願。站在關心社會的立場，我有義務替他們說話。」

對於某些膚淺的批評是無須太過在意的，對於觀眾的喝采，是否也無動於衷？「鼓勵是一定有的，但絕非最重要的。」羅大佑想了想，「最重要的是動機。」

「『動機』很抽象，有時是一種衝動，有時是累積的結果。」羅大佑相信「靈感」的存在性，而事先經過周密思考的作品也不在少數。「『知乎者也』就是經過設計的歌，理性的成分會重了些。」

詞曲的創作先後，羅大佑並沒有一定的習性，「不過詞較具體，通常是動機的表達，偏重理性。曲則以旋律表達，較抽象，偏重感性。」「一首歌要兼顧理性、感性

，並且須取得平衡。」

「知乎者也」是一首發人深省的歌，曲中一開始，那聲敲響中國古老樂器的清脆，就令人感染了此種心情。羅大佑藉著傳統的樂音引出一些社會陋習的根深蒂固。而非這首歌的原始動機，是希望我們的社會能走入更開明的境界。

新舊觀念替換之際，總有人要多承擔一些指責？羅大佑以不願妥協面對可能的壓力，卻更希望能集思廣益，「不妥協還是多少保持些彈性，因為自己的判斷未必正確。」就如同羅大佑習慣定著眼神看著交談的對象，迅速且生動地舉例，使人信服他的想法，卻總不忘記留給對方一個反駁的機會，「對不對？你們不要隨便點頭。」

今朝有酒今朝醉

除了才華與努力，日常生活中，是否有什麼特別的嗜好催化羅大佑作品的產生呢？「酒！」同行的友人代他回答，羅大佑笑了笑：「我剛剛和朋友喝酒過來的！」談到嗜好，我想，我對嗜好下的定義比較不同，我的嗜好是孤獨。喝酒也是一種方式，有助於「更進入自己的情況」，講肉麻一點是「心靈深處」。進錄音室前，我一定先喝酒，喝酒可以將我帶進自己的世界！你們聽過酒後吐真言吧！」

酒醉常被認為是一種逃避現實的消極行為，羅大佑寧願推崇酒醉的積極性：「我的主張今朝有酒今朝醉，絕非終日飲酒，而是今晚不要想太多，因為明天還有很多事要做的達觀。有一些保守派人士認為，應該灌輸一直保持進取、樂觀的所謂健康心理。如果，我們將人的常態情緒定位於零，情緒有正也有負，不可能永遠保持水平，緊張的狀態。音樂、酒、感情具有 relax 的作用。」

自古逢酒韻事多，羅大佑的作品裏，也頗多對愛情的剖析，這些靈感的獲得有些是親身體驗，有些則是周遭的故事。談到愛情，一般人總是偏愛歌頌、沈醉於唯美的浪漫，羅大佑卻是傾向於無奈、否定的詮釋，「我想，這是

由於對愛情的懼怕造成的。愛情本身給人的感覺太強烈了，對我和我的對象而言，彼此間的「情結」希望鎖得深、拉得緊，但是打得越緊，也越容易斷掉。」

或許情感的維繫除了彼此關懷，如何讓對方同時「享有自我」的相處更是一種藝術。環境、經歷及本性，使得每個人執著自己的愛情觀。一些肯定感情是絕對的、永恒的人尤其難以承受「愛情這東西我明白，但永遠是什麼？」的灑脫，羅大佑反問了一句：「你說永遠是什麼呢？歷史上曾留下何者為真正的不朽？如果真要為永遠尋找答案，那就是死亡！」

死亡將一切貼上了封條，而歷經滄桑的人們啊！果真直到此刻，才能不再擔憂情感的轉移，人事的變遷？

大膽地面對自我

聆聽了羅大佑對「永遠」的宣判，總不免想起「假作真時真亦假，無為有處有還無。」人生若戲的空洞，或許，我們的表情太凝重了！羅大佑順手拿了把魷魚絲：「你們怎麼都不吃呢？我們當朋友聊天，不要這麼緊張！」羅大佑喜好孤獨，朋友很少，卻是一個健談且生氣蓬勃的人，也許，他對「朋友」下的定義嚴謹了些？「人與人之間相識都可以「朋友」稱之，我認識的人很多，但是，具有特殊感覺的並不多，「知心朋友」對我而言，就是：我不跟你講，你就知道我的意思。到了這種程度就夠了！」這話引起一陣哄堂大笑，太苛刻了！

可能，你覺得羅大佑對愛情的懼怕及對友情的要求不可思議。然而，對於他不虛偽的美化事實以欺騙自己的忠實，卻不禁交雜羨慕與愧疚的情緒；有多少時候，我們有足夠的勇氣對自己的感情承諾？又有多少人能真實的面對自己，傾聽心靈的喜、怒、哀、樂？有人認為，羅大佑對職業的叛逆，對音樂環境的不妥協是勇敢表現。如果說，他最大的勇氣在於忠實的面對自己（雖然須喝酒壯膽），走入自己的世界，或許貼切些吧！

孤獨的清醒者

納悶是難免的，何以一個性喜孤獨的人，作品卻能打動人心，產生共鳴？「任何人，首先要了解自己，才能了解別人。人性是共通的，只要有人在的地方，就會有愛、恨、慾望……種種情緒反應。如果對自己了解不夠深刻，如何有能力感動別人？」「如果把世界比擬為一個廣場，遠離羣衆，站在角落以九十度觀察，會比站在廣場中心以三六〇度旋轉，更能看清真相，而且不會被一些人際關係攪亂。」

羅大佑的「能見度」極高，可從作品常令人有搔著癢處的快感印證。這可歸功於觀察事物的敏感度極高，以及烈士型的仗義言詞。對於前者，羅大佑不以為然，對於後者，倒是同意：「敢講是最重要的！差點被抓去關哩！」新聞局對他許多的作品採取了「保留」（新聞局不用「禁唱」的字眼）的處置。羅大佑的情緒由以前的不滿轉變為淡然，「其實，也不能算是處置啦！因為，新聞局惟恐對社會大眾有不良的影響，對於這種保護社會大眾的心理，現在已很能諒解了！」

未來的主人翁

在羅大佑即將推出的第二張專輯唱片「未來的主人翁」裏，羅大佑將他的關心著眼於教育問題，誠如他所說：「台灣有很多問題有待解決，最基本的是教育問題，這不僅僅是教育部的責任，有很多偏差是來自家庭的！」「如果，保守的上一代對我們這一代無法面面俱到地顧及，我想，我們這一代，須要多花些心血、時間去關心下一代。我所謂的下一代是指那些繼續走同樣路的人，我們必須爭取，使他們的路好走些。」

羅大佑所謂的「路好走些」，也包括了國內音樂環境的拮据；新聞局的「保留」，不法商人的盜版，觀衆的誤

解，面對層層的關卡，一個作曲家有足夠的理由，珍惜自己的音樂壽命，到較開明的環境求發展的，「國內限制固然多，但是很多彈性，技巧可運用，對於國內的環境，儘量做到不妥協，但是不妥協絕非放棄。這地方是我最愛的地方，我不必要為其他國家的人寫歌。一旦離開此地，與土地結合度太小，感受力必然減小。」

墨鏡的背後

由電視上的搖滾式的表演到面對面的熱烈交談，我們對羅大佑有了較正確的認識。也建議他摘下墨鏡，必能增加與觀衆之間的親和力，「爲什麼對我的輪廓要有概念，」他笑著反問，「歌本身就具有足以建立任何感情的力量，我並不很喜歡戴黑眼鏡，但是經由電視媒體，讓大家看到你的感覺並不是很愉快的。何況，我並不是明星，被人指指點點是很不好的感受。」

有許多人只注意他戴的墨鏡，燙的捲髮，而忽略了「動機」才是值得我們注目的。就如同批評他唱歌使用吶喊方式過於吵雜的人，遺忘了傾聽吶喊的本意，是想用一種較特殊的聲音，引起他人曉悟詞曲中的內涵，「很多時候，我表現的比較強硬，因為其他在做的人太少，我必須做的over些，讓他們感覺到力量的存在。」

有些藝術工作者，喜歡拿一些偉大的字眼，諸如「中國風味」「炎黃子孫」標榜自己的作品，對於這些人，羅大佑一笑置之，「我想我的歌就是羅大佑的歌，至於屬於那一類型的歌，這應該留待他人、後人去評定了！」

夜深了，爲了趕赴下一場約會，羅大佑匆匆的離去。歸途，仍是風雨交加的嚴寒，卻嗅得出一股精神因之振奮的清新；人生的旅程不也如此？即使風雨不止，這仍是一個溫馨的夜晚。